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永慶升平前傳
第三十六回 張廣太誤入太保莊 侯起龍雄聚畫石嶺

詩曰：懷抱凌雲志，萬丈英豪氣。 田野埋麒麟，良禽困羽翼。

蛟龍逢淺水，反被魚蝦戲。

平生運未通，未遇真明帝。

張廣太殺了春姨，外邊有人叫好，自己出去一瞧，並不見有人。自己等至天明，到了外邊。這座公館乃是一個店，先叫聽差之人，說：「帶我去上衙門有事。」那個聽差的人知道是按察使大人的親信人，也不敢不帶他去，遂帶著到了縣衙，先稟明老爺，自來投案。

知縣升堂問三爺。廣太一想：「把哈大人擇清楚了就是。」想罷，說：「我名張廣太，跟哈大人作門客，在上海三載。今有大人那裡侍妾春姨指婚馬昆，馬昆已死，春姨守孀。昨天在公館他托病不走，我奉大人之命，護送行李車輛。昨夜二鼓，他到我那屋中誘姦，我不從，他口出惡言，反說要去見大人，說我調戲他，故此我把他殺了。」知縣一聽這話，心中想：「這事我先去驗屍，稟明哈大人再作道理。」主意已定，吩咐人傳穩婆，三班人等，先到那裡驗屍，訊問了兩個老媽、丫環，問明瞭，把屍身成殮起來，行文到省城。哈大人得了信，也就回文，叫把廣太送到省城，自己發落就是。知縣這日派人，連行囊、車輛與張廣太一同送到太原府按察司衙門，交明白了，領了回文。大人派人給了來人十兩銀子，叫他把死屍埋了完啦。又派那大爺出來，請進張廣太。到了書房，給大人請安。大人說：「廣太，我方才都問明白丫頭、老媽了，此事與你無干，你不必疑心，就是還在我這裡，別疑心。」吩咐擺酒，給三爺壓驚。直吃到盡歡而散，又到後邊給太太請安。自此就在衙門中住著，常同那大爺出去逛逛，外面之人都知道是大人兩個少爺。

這一天，三爺同那大爺正在街閒游，只聽背後有人叫：「張廣太！」三爺心中一楞，說：「此處除去大人，沒人敢叫我的名字。」回頭一看，原來是老師回教正，連忙過去行禮。他師傅說：「同著你先去，我在這西邊羊肉館雅座內等你就是。」三爺說：「咱爺們兩個自天津分手之後，我時時想念。今天我先叫他回去，我跟你老人家去上羊肉館。」說著，來到那大爺的面前，說：「大爺，先回去吧。我有要緊的事，遇見了熟人啦。」那大爺說：「讓在衙門去就是。」廣太說：「他是清真教的人。兄弟，你先回去吧，我去了就回去。」說著，來到老師回教正的面前，說：「老師跟我來。」二人到了羊肉館雅座之內，說：「廣太，我看你做事還好，在太谷縣殺人一事，我知道。外邊叫好之人，就是我。我看你此時氣色甚好，五官端正，久以後必要走大運。我這裡有書信一紙，你帶在身旁，遇見你師兄瘦馬馬夢太交與他，自有照應之處。你還不可在此久居。此一去，你望西南走就是了，自有機緣相遇，千萬要聽我的話才是！」說著，要菜用飯，談了會心。三爺說：「師傅從哪裡來？」回教正說：「我閒游各處，無準定向，今天自陽曲縣來。我早知道你在這裡，我還有要緊事要走，特意來看你，指你一條明路。三兩天之內，不可叫人知道，千萬你走，不可在這裡久耽誤！我要去了。」三爺會完飯帳，出門分手，送了師傅幾步，才回了衙門來。

裡邊大人叫他進去，三爺到了裡邊，見了大人請安。那大爺也在一旁站著，說：「三哥，遇見那位是做什麼的？你也沒同他回來。」三爺說：「走了。他是我師傅，清真教的人。」說著，哈四大太說：「廣太，你把那岔曲唱一個，我聽聽。」那大爺連忙遞過弦子去，三爺唱了一個《長亭分別》，又唱了一回子弟書《月下趕賢》。唱完了，四太太與大人齊說好，叫老媽、丫環把那新近淮陽道送來的好茶葉，拿出來泡茶；又拿出來金絲散子、西洋蛋糕、各樣的應時的點心，叫張三爺吃，廣太也就用了幾樣。天已到三更天，四太太說：「廣太，你歇歇去吧，天不早了。」三爺說：「我要走了。」說著，站起身來，到外面把姜玉叫過來，說：「賢姪，我有句話與你說。我是明天要走，把所有的箱子都交給你。我這一去，一年半載不定，我是有緊急大事，不能在此久待。要回明瞭大人，又怕不叫我走，那時倒費了話了。我是不辭而別，如要是大人問我的時節，你就說我出去有事，不知往哪裡去了。」說罷，收拾物件，帶小包袱一個，天有五更時候，換上了衣服，帶著所有應用物件，帶在身旁。天色已亮，自己出離了按察司衙署，也就去了。姜玉自己安歇。

次日，張三爺順大路望前行走，無非曉行夜住，饑餐渴飲。這一日，走到一個鎮店，見有一個掛貨鋪內掛著一個弦子，是楠木的，裡邊帶膽，甚是時樣。三爺甚是愛惜那個東西，遂問：「要賣多少錢？」鋪中人說：「一兩銀子。」三爺給了一兩銀子，帶著那一個弦子，心中想：「我到了無人之處，先彈彈好不好，然後我到店內，若遇高興之時，我可以彈彈，就是拿他解悶就是了。」自己想著，甚是高興。自己無人之處彈了會子，晚半天住店。自己喝著酒高興，彈著弦子，唱了幾句岔曲。次日，又往下走。

這一天，到了福建省地面一個小山莊兒。村西頭兒有一個野茶館，坐北向南，大天棚裡邊甚是涼爽。三爺也就進了茶館，落座吃茶。方才喝了兩碗茶，只見從外邊來了一個人，年約三十多歲，五短身材，黑面，環眉，闊目；身穿青洋綢大衫，青緞快靴，手中舉著一把涼傘。方一進茶館，見眾喝茶之人一齊讓道，說：「侯大爺，你來了麼，這裡喝吧。」那個人說：「眾位別讓。」坐在張廣太的對過的桌上。跑堂的連忙拿過茶來，只見那邊眾人齊讓侯爺茶錢。那人說：「眾位別讓。」遂將跑堂的叫過來，說：「那邊攔著弦子的那個先生的茶錢，我會了。」遂拿出錢來給跑堂的。跑堂的說：「先生，侯大爺會了你的茶錢。」

三爺廣太方才要讓，那姓侯的過來說：「先生，你是哪裡的人？」廣太說：「順天府的。」那人又問：「貴姓？」廣太說：「姓張。」三爺遂回問道：「尊駕姓侯麼？」那人說：「姓侯，名福。我與先生薦個事，你可願意？」三爺說：「什麼事？」侯福說：「我家莊主是本處一個大財主，從前幾日就派人在各處找彈唱曲詞的先生，我看尊駕拿著弦子，必是會唱的吧？」廣太信口答言說：「是。」自己心中一想，說：「我自離太原府，來在此處，尚無有哪投奔，又不知道路在哪裡，何不跟他前去，見機而作。」想罷，遂說：「侯大爺，此事甚好。我也是來此處訪友不遇，何妨尊駕代我一謀。」

二人用完了茶，出離茶館，來至正西八里之遙，有一座大莊院，坐北向南的大門，周圍群牆，外面有護莊濠溝，裡面房屋甚多。大門以外，一帶垂楊柳樹，映著雪白的群牆。門外上馬石兩個，大門以內放著板凳兩條，裡邊坐著十數個人，俱是衣帽齊整，彪形大漢。一見侯福同廣太進來，俱皆站起來說：「管家來了？」侯福並不答言，帶著廣太進了二門。裡邊是五間大廳，東西各有廂房，院中搭著天棚，擺著魚缸、山子石及各種奇花，燦爛可觀。帶著廣太至廳落座，見擺著陳設俱全。